

八編經世類纂(五)

新學
知
知
知

PDG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九

左編

后類

東漢馬后

東漢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初授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自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由是選后八太子宮時年十三常居後堂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今養之謂曰人未

人編類纂

卷百三十九

后類

十

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好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殺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質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帝嘗幸苑園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露爲戒辭意款備多見采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

人編類纂

卷百三十九

后類

十

焉十五年帝拔地圖將封皇子悉乎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決四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徬徨爲思聽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奏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起理各得其情每以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弇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衰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田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六

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敬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綳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紀歲月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意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因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枝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入朝類纂卷百十九 后類 三

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令飴弄孫不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常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愠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塋起塋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入編類纂卷百十九 后類 四

鄧后

和熹鄧后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凡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七年與諸家子俱遷入宮八年冬八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于帝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

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謫上下交相誠不願也帝
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
及也每有譴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而后獨着素裳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
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
不敢先陰后言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
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會有司奏建長秋宮至冬立爲
皇后帝每欲官爵鄧氏輒哀請謙讓故兄陽終帝世
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
諸王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人間殤

人編類纂

卷百十九

后族

五

帝生始百日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
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
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
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
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
導澤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
萬太后勅止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
皆減其過半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河南太守曰每
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詔訓至有濁亂奉
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軌行其罰故也今車

騎將軍陽等雖懷敬順之志而門宇廣大加服不少
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
屬犯罪無所貸太后愍陰氏之廢赦其徙者歸鄉勅
還資財五百萬永安二年京師早親幸洛陽寺錄寬
獄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饗逐疫太后以陰陽不
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豐年復故太后自
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書省王政夜
則誦讀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
餘人詣東觀觀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有差又詔
中官近臣于東觀受經書以教宮人詔徵和帝弟濟

人編類纂

卷百十九

后族

六

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親近子
孫三十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詔從兄河南尹豹
越騎校衛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
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
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今世
貴戚食祿之家溫衣飽飯而面牆學術不識臧否斯
故福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
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王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
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
祖考下念詔書足矣其勉之哉

唐長孫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河南洛陽人。父晟，隋爲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矜尚禮法，及歸太宗時，隱太子蒙閔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官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飾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庭有被罪者，必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爲開治，毋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衛將軍，後與李彥常等謀反，八編類纂卷五十九，后無忌，逐外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流越雋，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

曹后

仁宗曹后，眞定人，樞密使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冊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帛。景德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變遽起，帝欲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后無忌

八

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力。賊卽於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所哀幸，媼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郊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于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遣諺中問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招至于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高后

英宗高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勲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故后少鞠官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目。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濮。即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顒。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人龜類纂 卷五十九 后 九

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相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見太后簾下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制立爲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毋輒入。又陰勸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阼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餘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觀卒。止禁庭

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戒中外毋苛欲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勿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考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于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后 十

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道茶鹽之禁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奉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謫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姪公繪公紀當轉觀蔡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秋終后之世不敢收又以官冗當汰詔擢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

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媼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旨執國政邪若復爾吾卽斬汝媼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再取其

漢呂后 卷九

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髮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灰爲伍柰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

人編類纂 卷九

后類

上

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留侯子張哭不悲尹知其解未陳

平日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白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白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復殺高祖子趙王友及燕王建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

人編類纂 卷九

后類

上

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初宣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立恒山王弘爲皇帝秋七月辛巳太后崩

唐武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爲太宗將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毋遽其意止泣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舉于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頗幸在蕭右愛與后不協后性

入繼廟

卷重九

后

主

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欵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焚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讒媚今又爾耶由是昭儀得入其營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立別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獸勝蠱上帝扶前憾寔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

入繼廟

卷重九

后

主

濟頗久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賊狙勢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卽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囚官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詔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爵周國公諡忠孝配食高祖廟毋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許敬宗又奏王后父仁祐無它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斷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曩良娣爲曩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綢嚴進飲食責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曩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同心院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醢齏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永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武后

類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是時后家貴寵甚后乃製外戚誠獻諸朝解釋譏諫遂無忌逐良踵成徒所譏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官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詔草猶在帝所帝羞縮待之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成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

人編類纂

卷重九

后類

主

馬坊搜得皂印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數受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乃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立子哲爲太子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祿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巴州幽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于神勣貶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遷廬陵王于房州武后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寔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李勣孫敬業

人編類纂

卷重九

后類

主

爲眉州刺史坐贓貶郴州司馬時客揚州失職快
遂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韋求使江
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韋乃收繫
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
兵討高州叛酋卽開封庫令叅軍李宗臣釋繫囚驅
工匠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叅軍孫處行以徇前蓋屋
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以匡復廬陵王爲
詞傳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寔寒
微昔克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
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于暈翟陷

人編類纂

卷重元

后

七

吾君子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
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
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
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
徽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
有如北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有索狀類太子
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忒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
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將軍李季逸將兵三十萬往擊
之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季逸援擊敗敬業于江
都斬之黨與皆夷其家先是后已得政稍自肆后姪

人編類纂

卷重元

后

太

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
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
見呂氏事乎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
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
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
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登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
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
獄遣御史大夫饒味道御史魚承暉參鞠之鳳閣侍
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于國悉心事上天下所
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
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
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韋方質同平章
事初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密表申理由
是忤旨務挺素與李敬業黨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
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遣將軍裴紹業卽
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
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自徐敬業之反
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
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
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益起有魚保家者請錢銅爲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有朝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賜以張其權于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疵貧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上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後爲

八編類纂

卷重九

后類

九

六道使所殺是年狄仁傑爲冬官侍郎鳳閣侍郎劉祿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祿之我所引乃復叛我誣祿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祿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賜歿于家祿之初下獄睿宗爲之申理親友皆賀之祿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神色自若初范陽王諲遣使語越王貞及琅瑯王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

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與俱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環環妻常樂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咸振海內足爲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焉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令生約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灰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御史蘇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服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于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孫常樂公主于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諱王牽連灰滅殆盡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嶺州殺大官侍郎鄧玄挺玄挺女爲誣妻又與煒善誣謀迎中宗于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更姓虺行及蒲州而卒八

八編類纂

卷重九

后類

十

男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口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馳騎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旣釋楚金等。天氣時霽。魏玄同素與裴炎善。

人編類纂

卷重光

后附

主

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明周興秦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客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登于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遂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又殺宗室鄂州刺史鄭

王敬等六人。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求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流儋州。籍沒其家。後被殺于流所。時置制獄于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酷吏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號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使周興羅

人編類纂

卷重光

后附

主

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數日。病歿。河可得乃更哭。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尚書左丞張行廉。又殺南安王瓌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罷唐廟爲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宮。

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州文水縣爲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天授二年流酷吏周興於嶺南爲仇家所殺酷吏來俊臣殺將軍張茂勗狄仁傑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輔關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太后

人編類纂

卷重九

唐紀

重

善之制獄稍哀尸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宰相姚珣請也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剖心以明皇嗣不反睿宗由是得免長安二年蘇安恒復上疏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天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

人編類纂

卷重九

唐紀

重

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二張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厄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曰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自其姊姊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叩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於辟彥範與左威衛將軍

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宮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變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

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士庶歡躍鬻取之及盡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宰相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五

八編類纂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

左編

后類

宋李后 如悍

光宗李后安陽人慶陽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河北聞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文當母天下因言于高宗聘為恭王妃乾道元年生嘉王七年恭王立為太子后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宗二宮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為法不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

后類

探古

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即位冊為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伺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寔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體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王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官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固帝親郊宿齊宮

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

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于后矣后益驕奢封三代為王家廟逾制衛兵多于太廟后歸謁家廟惟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伺帝出至御屏后挽帝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

后類

二

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慶元六年崩年五十四諡慈懿

陳張貴妃 亡國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吳家女父兄以織席為業後王為太子選入宮時龔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

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
主卽位拜爲貴妃時後主怠於政事日司啓奏竝因
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于
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竝爲䟽條無所
遺脫因參訪外事人謂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自
之由是益加寵異寵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
有經于理者但求恩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
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六臣有不從者因而潛之隋軍
寇臺城貴妃與後主偕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
了青溪中

楊貴妃

唐玄宗楊貴妃蒲州人與五王共誅諸武玄琰之女
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
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克掖庭遂召內禁中異之
卽爲自出妃意者巧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帝
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且習箏箏穎
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
后等每命婦入班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
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
市他日妃以譴還歸第比中反帝尚不御食管怒左

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自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
餘車送妃所帝卽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
召妃還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天寶九載妃復得譴
還外第國忠謀於結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
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爲鐵鎖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
輒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
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
縲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悅遽召入禮遇如初
因又幸秦國及國忠乘賜兩家鉅萬國忠旣逞領劔
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
色俄五家隊合彌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
銀南旗節遺鉅隨馬瑟瑟璣珩非狼藉于道香聞數十
里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疏
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各不若且極樂爾十載正
月望夜妃家與廣寧公主僮騎爭闔門鞭挺謹競王
墮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
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子岫尚萬春公主暄尚延
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爲玄琰立家廟帝自
書其碑銘秦國早歿故韓魏與國忠貴最久而號國
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耻也每入謁竝驅道中從